

文化部 2016 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
文化部 2016 年度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

心香 · 飞梦

傅狷夫的艺术世界

Fu Juanfu's
Art World

浙江美术馆 编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心香 · 飞梦
傅狷夫的艺术世界

Fu Juanfu's
Art World

浙江美术馆 编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心香·飞梦：傅狷夫的艺术世界 / 浙江美术馆编
——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340-5610-9

I. ①心… II. ①浙… III. ①汉字-法书-作品集-中国-现代②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8768 号

展览与编辑委员会

总 策 划 斯舜威
策 划 杜 群 应金飞 余良峰
展览统筹 章伟梁 汪玉怀 周 锋 陈 纬 陈子胄 李 雯
闫 飞 黄寿耀 蔡 栋 郑利权 杨 鉴 沈 炜
学术策划 陈 纬
展览实施 杨银俊 李哲宽 金 磊 李向阳 韩悦子
教育推广 翁方宁 刘佳波
编 辑 杨银俊 蔡 荣
平面设计 章利民 徐月霞

责任编辑 洪 奔 水 明
责任校对 黄 静
责任印制 陈柏荣

心香·飞梦——傅狷夫的艺术世界

浙江美术馆 编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电 话 0571-85176089
网 址 <http://mss.zjcb.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制 版 杭州美虹电脑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0-5610-9
定 价 2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飞梦湖山归抱青

文 / 斯舜威（浙江美术馆馆长）

傅狷夫（1910—2007），原名抱青，亦名维一，出生于西子湖畔一个书香门第。他自幼习画，与湖光山色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自从1949年离开大陆赴台之后，再也没有机会回来，杭州，成为他内心深处永远的怀想。心香一瓣，念兹在兹，不能释怀，浪迹天涯，飞梦江南，游子肝肠。“杭人狷夫”，从这一他常用的落款，便可以窥见他千缕乡愁，万般牵挂。

叶落归根，百年回流。2009年8月，浙江美术馆开馆，而此时，傅狷夫先生已于两年以前以98岁高龄回归道山。他的家属闻讯，主动和我们取得联系，表达了愿意捐赠傅狷夫先生作品给家乡美术馆的意愿。2010年初，也就是在傅狷夫先生冥诞百岁之际，浙江美术馆派员到台湾接受了其家属的第一批捐赠，计有傅狷夫书画作品192件、常用印章135方，此后陆续接受捐赠，前后凡四批，共计570余件。傅狷夫的故居旧址与浙江美术馆同在西子湖畔南山路，相距不远，他一辈子的翰墨珍宝、心血结晶归藏于此，他九天有知，亦当为之感到欣慰。而他的至交唐云也捐赠作品于西子湖畔，唐云艺术馆与浙江美术馆仅一路之隔，唐云在傅狷夫离开大陆时相赠的画作和60年后再次相酬的作品，均随着整体捐赠而入藏浙江美术馆，真是机缘巧合，似有前约。

傅狷夫作品和藏品入藏浙江美术馆，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作为画家个案，傅狷夫身上带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折射出近现代中国美术史所特有的历史印痕。比如，他的美术启蒙老师是西泠书画社社长王潜楼。王潜楼曾为清朝内廷供奉，为慈禧太后作画，居于凤凰池，以“凤凰池上客”自许。辛亥革命后回到杭州，以鬻画自给，1925年成立西泠书画社并任社长。青春年少的傅狷夫师从于他，习画7年。王潜楼擅长山水，受“四王”影响极大，这对傅狷夫的影响自然也是不可低估的。他“头口奶”所吃的，就是以“四王”为代表的传统绘画精髓。也就是说，傅狷夫的绘画，受到严格的传统绘画的训练和熏陶，从一开始就带有清末民初变革时期的痕迹。再比如，他在抗战爆发后抵达重庆，结识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建立亦师亦友的关系，并与徐悲鸿、傅抱石等书画名家建立了交往。在傅狷夫家属捐赠浙江美术馆的书画和文献中，有陈之佛致傅狷夫手札69通，透露出许多两人在绘画、生活等方

面面的交往细节，可以看出关系非同一般，这使得傅狷夫从中受到了较好的科班艺术训练，也受到了不少西方艺术思想的影响。如果说王潜楼给予傅狷夫的是传统的师徒式的教育，那么陈之佛带给他的则是现代艺术教育理念。

此外，还应该提一提他在大陆时期和美术界的广泛交游。原先西泠书画社的一些社友，如唐云、高逸鸿等，和傅狷夫成为终生好友。他多次参加全国美展，无论在重庆时期，还是上海时期，都与活跃在美术界的名家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他捐赠给浙江美术馆的藏画，有不少是画友赠送的，如徐悲鸿的《奔马图》及手札，是美好交往的见证，也能从中梳理出弥足珍贵的美术史料。如徐悲鸿给傅狷夫的一封手札，用的是“中国美术学院”的信笺纸，经考证，“中国美术学院”建于1942年，实际上是一个美术研究机构。另据当年徐悲鸿致旅美的张书旂函，得知此机构是朱家骅帮忙从中英庚款中拨钱筹建的，筹建处就设在徐悲鸿在重庆江北盘溪的住所石家花园。

傅狷夫作品和藏品捐赠浙江美术馆，对浙江美术馆正在构建的“百年文脉梳理”和“百年书画征集”工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促进。这个梳理和征集工程，自然包括台湾，乃至包括美国的华人圈等，因为在海外有一大批书画家，他们的艺术成就理应纳入我们的视野。从傅狷夫捐赠的藏品中，有的画家我们耳熟能详，有的则比较陌生，但在海外却很有影响。以此为线索，通过梳理，增强了对海外华人圈书画创作情况的了解。傅狷夫个案，还带有明显的示范效应。旅美著名画家、作家刘墉先生和夫人毕薇薇，就是从《世界日报》看到傅狷夫家属捐赠消息后，遂引起共鸣，产生捐赠念头。2016年11月7日，刘墉夫妇捐赠给浙江美术馆的31件近现代书画名家作品已经从纽约运抵杭州，成为浙江美术馆最新的重量级藏品。

傅狷夫先生家属捐赠作品和藏品，社会反响巨大，也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傅狷夫藏品捐赠被文化部评为2016年度“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心香·飞梦——傅狷夫的艺术世界”展览被列为全国美术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并获得奖励。

近年来，通过傅狷夫先生艺术的媒介，浙江美术馆和傅狷夫先生的家属，包括101岁的傅狷夫先生夫人

席德芳女史，傅狷夫先生两位公子傅励生、傅冬生及夫人，都建立了非常融洽的联系，这种以艺术的名义展开的交往，非常美好，令人难忘。浙江美术馆也将对傅狷夫先生的艺术展开持久的研究和弘扬。2016年7月，在本馆举办“心香·飞梦——傅狷夫的艺术世界”，2017年2月，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以期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傅狷夫先生和他的艺术。

“心香室”是傅狷夫早期的斋名，“飞梦草堂”是傅狷夫晚年旅居美国旧金山时的斋名。从“心香”到“飞梦”，一位艺术家的人生旅程和艺术痕迹，是那么丰富多彩而令人感慨。缅怀前辈，情不能已，赋诗两首，以作结尾——

其一

飞梦心香云水身，苍茫笔墨任天真。
归来应识南山路，醉卧华堂忆故人。

其二

钟声夜半起南屏，飞梦湖山归抱青。
画卷怀藏真智者，少年往事说西泠。

写生造境营丘壑

文 / 张子宁（艺术史学者）

傅抱青1910年出生于杭州西湖畔的一个书香门第，8岁开始提笔练字，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挥毫近90个年头，毕生以诗、书、画自娱育人，于2007年在美国旧金山湾区逝世，享年98岁。

傅抱青，初字维一，自幼跟父亲读书写字，兼习篆刻。父亲傅御的书法（见第184页）、篆刻平正工稳。傅抱青从欧、柳、颜字入手，研习楷体笔画的方正。17岁入西泠书画社师事社长王潜楼，临属于“四王”一路的师稿（见第105页），并摹两宋古画，专攻山水，至王潜楼于1932年过世，凡7年。这一时期的书法初以《兰亭集序》《圣教序》为日课，摸索行书的门径，继而更广泛地涉猎历代碑帖。

1934年，25岁的傅抱青离开杭州到南京谋职，公余之暇可练字作画的时间不多，专攻文徵明行书。南京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个重要的中心，明末清初有金陵画派盛行于此，清初四僧中的石谿、石涛均长期在此寄居过。傅抱青研读绘画史论，对此也深有体会，他曾评曰：“石谿沉着痛快，以谨严胜；石涛排奁纵横，以奔放胜。真一时瑜亮，后无来者！”不过，傅抱青似乎更欣赏石涛，在其日后的有些作品中，无论构图或题识，都可略见石涛的影响。

“七七事变”导致八年抗战，与其他许多画家有类似的经历，28岁的傅抱青随工作单位内迁，经鄂、湘、桂、黔入川，沿途所见，大开眼界，也体会到石涛所谓的“搜尽奇峰打草稿”，遂开始以造化为师，写其亲眼所见的长江三峡、桂蜀奇峰等景色。由于他非常注重写生，因此山水构图能出新意而不落俗套。在重庆，他又师事陈之佛，陈师鼓励他在绘事上走自己的路。陈师在色彩的运用上，日后对傅抱青也影响很大。

当时的重庆画家聚集，他结识了黄君璧（见第119—122页）、丰子恺（见第123页）、邓白（见第126—129页）、傅抱石等人。也因为自己的名字与傅抱石仅一字之差，遂改名狷夫以期有更明显的区别。傅抱石在南京时，即已着手《石涛上人年谱》之编订，于1941年夏完稿于重庆郊外金刚坡麓，然而直到1948年才正式出版，据其后记云：“癸未（1943），闻蜀都刻书尚有佳手，尝筹付之，不果。数年来，是书消息，颇为赏音者所关怀，或假传抄，或谋刊印……”傅狷夫手钞《石涛上人年谱》（见第190页），当属此一时期所“或假传抄”者。在蜀中九年，傅狷夫数度举办书画展，雪翁陈之佛亲自为写介绍函（见第183页）、书画

润例等，对他照顾有加。

1948年初，傅狷夫已自重庆回到上海，不久即举办个展，徐悲鸿为其题画（见第30页），陈之佛又与沪上诸老联名为其写推荐辞（见第185页）。傅狷夫在上海短短的不到两年中，偶见其书法仿金农的漆书体（见第32页）。

在他40岁那年，傅狷夫随着工作机构迁台，公余之暇仍以书画为精神寄托，除举办展览外，还不时撰文，抒发自己对书画的心得，以及对国画改革、发扬的见解。50岁那年，为了能专心于书画的探索与创作，他毅然提早退休以便全身心投入。傅狷夫一直秉持以写生取景的手法来经营其山水画的构图，初到台湾多以其住处附近或郊游所见（见第46、50页）为蓝本，继而远赴阿里山（见第76页）、横贯公路（见第61页）等景点寻求创作灵感，抒写富有台湾地质特色的山水，在笔墨上终日苦思冥想，不断地试验与实践，综合传统技法与自己师造化的观察领悟，穷四年之功编写完成《山水画法初阶》，于1974年初版发行。

《山水画法初阶》内容的安排基本以《芥子园画谱》为蓝本，除了树石部分有介字、夹叶、披麻、斧劈等传统技法外，傅狷夫还参照阿里山中的塔山地貌绘成“塔山皴”，及观察各种山石纹理综合而成“裂罅皴”（见第64页），和最后的行云（见第74页）、流水（见第86页）、海涛（见第82页）部分以水墨或色彩点渍替代传统的线描勾勒，都可谓傅狷夫描绘台湾地质风貌的创新技法。也由于以创新的技法表现于写生的取景构图中，傅狷夫的山水画风格独树一帜，日后为他赢得了“傅家山水”、“台湾山水代言人”、“台湾水墨开拓者”等美誉！在书法上，他这一时期致力于晚明傅山、王铎等人的草书，勤练不辍，写出了颇具画意的“连绵草”（见第98页）个人书风。

傅狷夫居住在台湾的40年中，除了在书画上的钻研外，还不遗余力地结社、参展、评审、任教、出访，在台湾省和其他国家推广书画交流。由于著作等身，作育英才无数，对台湾书画艺术的发展贡献良多，因而屡获台湾中国画学会金爵奖、台湾五十六年度美术类文艺奖、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的文化奖等殊荣。

1990年，傅老81岁依亲移居美国旧金山湾区。此前，傅老探亲访美时，已不止一次地畅游过蒙脱莱湾

（见第73页）、优胜美地（见第80页）、尼加拉瓜瀑布、大峡谷等风景名胜。移居后，他仍乐此不疲，画风愈加奔放自由，渐趋于“无法”的境界。傅老在一幅画上题曰：“余作山水……视当时思考意绪所及……想象各异表达不同……总之，画本无法……”（见第89页），傅老这“画本无法”让人不由地想起石涛晚年论画的“太古无法”一说。读傅老画，其题识署名下常用“写生”、“造境”（见第88页）二词，在一幅画上他题曰：“树为道旁所见，山则由我心造，点缀成章。”（见第68页）由是可知，傅老的山水画是藉写生与造境的双重手法，虚实相生地来经营其胸中丘壑。

笔者生长于20世纪70年代的台北，曾略习笔墨，久仰傅老大名与画风。2010年秋移居旧金山湾区，经友人介绍，有幸得识傅老长子励生先生，欣悉励生先生也雅好书法、篆刻，且与家人事亲至孝。2015年12月对浙江美术馆的第三批捐赠，我亦应邀见证签署点交。兹将出版专集，励生先生嘱书数语，却之不恭，遂略抒读傅老书画浅见以应，有负雅望在所难免，尚祈同道有以教之。

我的父亲

文 / 傅励生

家父傅狷夫，1910年农历五月初二生于浙江杭州，本名抱青，亦名维一。

父亲自谓对于绘画有天性上的爱好，曾在一篇从未发表过的文章中写道：“余在韶龄时，即酷爱绘画，人物、山水、鸟兽、鱼虫、鸡鸭之形，任意涂抹，书中壁上，随处可见，家父母睹之，以为此属天性，虽损书污壁，亦不稍禁。”有家祖父母对家父如此的宽容胸襟与几近放任的态度，也许就是成就家父对艺术不移的爱好并深入探讨，在往后虽遇各种艰辛不宁与困顿忧烦的环境里，仍然能对于绘事未尝稍辍的一股动力吧！

家父幼时体弱多病，小学时多半在家中跟着考过秀才的祖父学习诗文、书法及篆刻。家祖父的书法工整隽秀，有欧风；篆刻则工细入微，曾在一份为家父刻的印拓扉页中写道：“查《冰铁戡印印》谱内载‘昔阳冰有言，刻印之法四，曰神曰奇曰工曰巧，得一于是，无不卓然名家。’予于神奇与巧，虽谈不到，然工自己可断定也，奏刀时一笔不苟，识者阅之，定能知我之苦心也。”这一点可由印谱中得知，可惜家父后来因眼力不佳而放弃篆刻。家父由祖父那儿承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古文的基础，这对后来他的许多画作里的题句，提供了基本需要的学养。后来年纪渐长，趣味跟着伸展，尤爱祖父所赠《三希堂法帖》，勤练不已。

17岁时，入杭州西泠书画社正式从王潜楼先生习画，为兼顾其他课业，平日黎明即起，先作画课。纵观家父一生，于书于画，嗜之成癖，不问朝夕，伸纸舒毫，兴尽斯止，即使暑热当头、汗如雨下，严冬时呵气成霜、滴水成冰，依然勤练，不以为苦。父亲对于艺术的热爱执着以及勤奋有恒，常令我感到羞愧。

当年去西泠书画社学画，学生都要先想好要学什么。多数人都喜欢花鸟，因为比较讨喜，买的人多，以此谋生较易。父亲因心性好强，听人家说山水画上即使一两个点都不好学，很难立见成效，就决意专攻山水，前后共达七年之久。一直到潜师逝世，父亲才离开西泠书画社。在那七年期间，临师稿、摹古人，书法上则因潜师的介绍，专练《张黑女墓志》楷书多年。父亲不但对传统书画的技法，基础扎实，对指画及写生画梅，也很有心得。

潜楼先生教画，不以一树一石入手，常以一张完整的尺页稿交学生临仿，画稿也从不收回。父亲感念师

恩，至今收藏着潜师当年的画稿若干幅。后来父亲收徒授课，起先也是不收回画稿的，可是学生愈来愈多之后就开始了把画稿收回。近有收藏家拿着没有署名的作品来请家父辨认，有若干确是父亲教学时用的。

父亲第一次作品出版，是在1931年。那年10月，因洪水泛滥，灾情十分惨重，于是杭州青年会发起书画义卖赈灾。父亲捐出作品三件，与他人作品同时以抽签方式售罄。事后，主办单位选出书画作品200件影印成册，因岁次辛未，所以书集就叫《辛未书画集》。那时父亲才22岁。不久，潜师歿，父亲在南京找到工作，就离开了家乡。

在南京时，每年中国美术会春秋两季都有画展，父亲经常有作品参展。每次按规定送去的三件作品中，他所画笔墨整饬者二件常入选，而纵恣所画的那一件常落选，当时画风之保守可想而知。但他并不以为意，仍常思创新。

不久抗战军兴，父亲随兵工署由南京迁徙经湘桂到四川。一路上虽十分辛苦，但沿途景色非凡，大开眼界，因由师古人进而师造化，范山模水，画艺一变。此时除面对真山真水写生外，他对石涛甚喜爱之。同时也致力于专习文衡山行书，对吴昌硕石鼓文之自由挥洒更是情有独钟。

留蜀前后九年，这个时期是父亲一生中成家立业最重要的时期。那时候因为战乱，南北各方同好齐集于四川，画坛的风气因而比南京时开放许多。父亲平日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但喜观看别人的书画，常想取人之所长来补自己之所短，因此每有书画展出必前往观赏。至今仍存有好几卷从南京时期一直到台湾几十年来保留下来的画展资料。

当时物质生活十分贫困，父亲年纪轻，刚到四川时还是单身，他有一套西装，被视为一宝，许多人有什么喜庆宴会，都会来借去穿用，父亲是“车马衣裳与朋友共”的那种人，有了艺术和朋友，他的精神生活从来不虞匮乏。画友们在一起谈文说艺，苦中作乐，就在那时结识了黄君璧先生。不过，最重要的事莫过于因友人的介绍而拜陈之佛（雪翁）先生为师。雪翁师擅书画图案与工笔花鸟，是工艺美术的开山大师，他对色彩之运用出神入化，家父虽意不在花鸟，但对色彩的认知度却是在雪翁师那儿得到了很大的启迪。并且，时时出入雪翁师家里的骚人墨客很多，父亲在那儿不仅可以与同辈切磋，还能与前辈探讨画理，受益极多。

有一次雪翁师还带父亲到傅抱石先生家里去，弯着腰在地上看到抱石先生的作品约200件，看完了几乎站不起来。这次真是值得一记，因为这些作品还未经他人欣赏呢！后来听说徐悲鸿先生很喜欢任伯年的画，父亲手上正好有两本任伯年的画册，就寄了一本给悲鸿先生，想不到悲鸿先生就回赠了一张他画的马，这真是喜出望外。

父亲结婚较晚，32岁那一年认识了由北京毕业后随家人辗转到四川任教于小学的母亲（席德芳女士），不久就结了婚。家母虽比家父小七岁，但照顾父亲无微不至，反而是父亲处处依赖着母亲。从他们的结婚照片上就可以看出：别人结婚时都是新娘挽着新郎的手，而父亲在相片中却是挽着母亲的手。由于母亲的贤惠与节俭，家中无内顾之忧，所以能全心全意发挥他的才艺，这确是家母的功劳。家父所著《山水画法初阶》一书，还在家母生日那天初版出书，就可以看出他对母亲多年来照应的谢意。母亲读中学时是篮球健将，身体一直很强壮，而父亲是名副其实的文弱书生，家中重事似乎都是母亲在操作。我们从小有点怕父亲，他有一种威严，面不慈心慈，母亲成了我们跟父亲之间的桥梁。一直到了我上大学之后，才渐渐看到他有说有笑容易亲近的一面。

父母婚后，父亲不论书画，有所作时，必先请母亲评阅一过。他常说：“虽然不一定听信她全部的话，可是旁观者清，她说的也有可取之处。”在书画艺术上，父亲从不自满，不仅对母亲的批评意见他很认真地听取，别人跟他不同的意见与看法也是他所尊重与乐于接受的。家父后来教画多年，桃李满门，但传授的都是书法与山水，很少人知道母亲是唯一跟他学画梅花的学生。

1944年，在万县，他与西泠书画社画友高逸鸿伯伯不期相逢。他乡遇故知，画兴倍增，于是两人商议合开画展，沿着江岸四个城市开县、丰都、涪陵、长寿共举行了四次。抗战胜利后，我们由四川搬到上海。在搬运行李时，码头工人因为父亲的箱子过于沉重，就问：里头装的都是些不吃饭的家伙？意指是金银财宝，其实是书画与文房四宝。这是母亲告诉我们的故事。父亲爱书爱画重情义，看过的书、甚至画展资料都留存着。

后来父亲先后在成都、重庆、汉口、上海举行个展。其中汉口的个展，展出的全是“指画”，有百幅之

多。在上海时，曾把祖母接来同住。祖母跟母亲相处甚欢。有一次看见母亲为我们缝衣服，祖母就拿出她带来的一套绣花工具给母亲看，原来祖母精于绣花，在家乡还收学生教刺绣。祖母时时提醒母亲：“小孩子要教不要打。”可见父亲小时候是多么受父母的疼爱。由祖母那儿得知父亲小时候也颇调皮，有一次跌倒在地还跌掉了一颗牙齿。想来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小时候说不定比父亲自己小的时候乖得多了，我们一看见父亲作画写字，都会自动安静下来，因为知道父亲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1949年，我们全家五口由上海来台湾，但祖父母却不愿离开家乡，父亲此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们，真是人生之遗憾！

我们到台北是由沪坐船的，在台湾海峡航行途中，父亲对大海之壮观、波涛之美，有深刻的观察与喜爱。后来定居台北，经常赴附近各地写生，阿里山云海与东部的汹涌波涛令他着迷不已。对古法所作灵气山岚水波之画法，渐感不足，常思改变，后来终于自创一格，熔传统与写生于一炉。如今他所绘的山水不仅有“傅家山水”之称，并得“云水双绝”之美誉。

20世纪初，大时代变迁的冲击造成传统文人生活形态的重新定位，家父正处在这动荡不安的环境里，在社会现实与多样性的文化变易中，除了应付生活压力之外，同时还时时不忘深深地思考有关传统美术与新文化之间的关联与取舍，中国的绘画应该如何改进而再生，又要如何来迎接新时代的信息。这种情怀在他的杭州时期生根，在南京时期萌芽，在四川时期茁壮，而在台湾则开花结果。家父在重庆时写的一篇《闲话画坛》里，曾经对国画的改进有初步的探讨，到台湾初期则接连著有《心香室画谭》数篇，有《漫谈国画的改革》和《漫谈画展和发扬我国美术的正当途径》等陆续发表。50岁退休后，家父就有较多的时间专心绘事，一些论艺的文章也多在这时期完成。说到写文章或诗文，对家父甚至全家人而言都是一件大事，他必须在一个完全安静的环境里去酝酿文思，这在家父伸纸濡毫、落墨之前有相同的需要，而当时尚年幼的我们，就只得忍着喧哗与浮躁，也就学会了轻手轻脚与轻声和母亲说话了。看着父亲在房里来回踱步，时而仰首观天，时而低头沉吟，在书桌前一字一句地推敲，静静地写着，家父那不算多、也不算太少的画论文章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一篇篇问世的。